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曹坦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王璿

謄錄監生<sub>臣</sub>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五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地官三

邦節有八守節二分其半於都國都鄙而掌節藏其半  
達節六掌節守之小行人達之達之邦國三曰山國曰  
土國曰澤國達之都鄙三曰門關曰貨賄曰道路節與  
瑞不同瑞全而節半君命召則合之故當其常則二節  
以走一節以趨值其變則效節而出握節而死官守其

節故曰守官一名符一名契隋樊子蓋守東都衛元守  
關中別造玉麟符代銅虎以給之蓋取則周官玉節所  
以重鎮守也齊陳乞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  
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為適嗣蓋析玉而分其半為後當  
迎之合以為信唐則天時崔神慶上疏曰古者召太子  
皆用玉契今則惟有文符非慎重防萌之意然則玉契  
自古有之矣陽城君毀璜為符以守國司馬牛致邑與  
珪而適齊皆玉節也角節未聞當考英蕩有兩說干寶

謂英刻書蕩竹箭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過所者韓非所謂關於州部也魯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孔疏云鑄金為龍節以玉為函盛之名為龍輔是英蕩者玉也輔者函也玉采浮筠故曰英蕩兩說皆通前說為允然漢之符與傳則又不同郡國頒符門闕用傳傳以繒帛與古用竹者殊小行人旌符管三節皆用竹漢

之竹使符本此使者所持節則上加旄注旄首曰旌即古之旌節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淮南子亦云龜紐之璽以為佩是印為璽也戰國策楚攻韓泠向求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實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為璽也然則璽節以管為之鐫刻璽書或曰貨賄或曰都鄙者謂都鄙之貨賄璽管一節兩名地秋二官互見貨賄者商賈也商

賈阜通貨賄出入於市為璽節出入於關為貨節而輔以傳焉孟嘗君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則傳書名姓也門關古用祭漢外人入宮門長史為封祭傳至晉猶然羊祜嘗欲夜出軍司執祭當門此其類歟一玉一角守節鎮焉三金三竹達節通焉邦國之守以玉而達以金其地遠防矯誣也都鄙之守以角而達以竹其地近從簡易也舉邦國都鄙則鄉遂在其中故布治布教布政布刑不曰鄉遂而皆曰邦國都鄙守之達之職在掌節

古之道路有節乃達楚不與齊通遂絕齊約齊既與秦  
合乃折楚符約猶符也是故勇士罵齊而借宋之符樂  
毅適燕而假魏之節田鳩之楚楚與之節以如秦蓋非  
是則不達也周入於韓秦聞之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  
漢使陸賈於南越剖符通使焉此皆達節也六國擯秦  
請焚天下之秦符而傳焚符之約則當時列國往來無  
節者有幾則不達可知矣或曰節亦名瑞謂之法瑞管  
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



受要即此漢官儀曰秦以前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騎驛騎也然則角節蓋犀象歟王制金璋璋一作章王氏謂金為印章孔疏謂章定本從玉以金飾之圭璧之類周時稱印曰璽未聞稱章愚謂金章者金節也周曰璽秦漢曰章秦法凡官吏及民有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各以所問者明告之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及問者名以左券予之謹藏其右券封以法令之長印凡法令皆藏禁室

封以禁印有擅發者及剽一字以上梟皆死此秦之符  
猶周之節主法令者猶漢之符節令藏於符節臺者也  
符長尺六而節無聞徐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  
尺之節則漢之使節長七尺矣秦代周以為水德數以  
六為紀故符六寸然則尺六之符本於孝公而始皇更  
定其制也符節皆有副吾故曰瑞全而節半瑞之半者  
六器惟璋璜璋半珪璜半璧瑞以行禮故屬春官節以  
徵信故屬地官

許叔重曰漢制以六寸之符分而相合是漢因秦制也應劭曰竹使符長五寸

漢官儀曰節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旒三重馮衍與田  
邑書所謂八尺之竹犛牛之尾是也或云七尺兩存備  
致

大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遂人有上地  
中地下地易謂休不耕是為萊六遂之萊即六鄉之易  
而鄉遂一夫百畝皆不易之地每歲種百晦休百晦為  
一田一萊謂之一易每歲種百晦休二百晦為一田二  
萊謂之再易是為中地下地而六遂上地又加萊五十  
晦焉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一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

一則天下無不易之田也康成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則田有三易矣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強土為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饒塉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

秦晉之爰田爰換也猶移換獄辭謂之爰書而以當周  
官之易田誤矣人勞多瘠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  
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  
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剋其根則有雜氏殺草之法  
以治其地農土沃土滔土并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申  
土土各異物物各異宜則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地  
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  
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

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者不  
易也變易也孟子所謂深耕易耨易其田疇者以此一  
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  
加萊者先王於授田之時寓墾荒之術也周之易田漢  
變為代田歲代處故曰代田疑即秦晉之爰田孟子所  
謂辟草萊任土地者蓋代處而不休則地力盡矣故孟  
子惡之然其法則猶得易田之遺意焉低為畎高為隴  
一畝三畎三隴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隤隴附根及苗壯

盛隴盡畊平能風與旱是為深耕後世耕淺有風災旱則立稿矣畊一名區區猶丘也隴也汎勝之書分為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間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間相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農區少收亦少故曰上田弃晦下田弃畊言上田畊多下田畊少也晦欲廣以平畊欲小以深上得陽而下得陰晦無不畊田無不易然惟六鄉地狹故有不易之田則天下田之不易者亦寡矣

汎勝之奏曰昔湯有

旱災伊尹為區田教民糞種收至  
晦百石勝之試為之晦收四十石

大喪及窆遂師抱磨案磨當作秣

郎擊切

說文秣稀疏適

也從二禾讀若厯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  
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紼者  
千人分布於六緯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衡行必  
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齊其力巡行校錄遂師之職執書  
數之名曰抱秣秣借為厯得其聲失其義矣厯過也磨  
石聲也厯治也皆以秣得聲聲同而義殊漢書議郎耿



育疏曰太伯見厯知適逡循固讓王充謂太王亶父以  
王季當立故易名為厯厯者適也太伯覺悟去而避之  
戰國策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然則適立謂  
之適厯與適均謂之適秣不同康成謂磨者適厯執縶  
者名或作厯或作厯雖古文假借音同者通然得子失  
母終非正義黃霸傳馬不適士馬少士多謂之不適秣  
疏適者多少均也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為適千人引  
而六絳滿豈非適秣乎韓昭釐侯出弋上車鞞偏緩其

右攝而適之高誘注云適猶等也合觀衆說則適秣之

義明矣廣雅訓秣為濶遠濶遠非適也失之

續漢書曰天子葬太

僕駕四輪輶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車著白絲三糾紼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執紼有行適歷之義也案魏書蔣濟傳帝幸廣陵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帝還盡畱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蹴船令聚廣雅訓秣為濶遠以此

遂大夫之職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馬融廣成頌曰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通者掌固之通守政達者遂大夫之四達也四達戒功以通守政

達猶通也守在四通故曰四達衛宮中者授八次之職

四角守境內者戒四達之功畫三巡夜三鑿則戒之事

也在國曰守在民曰功教而戒之職在有司而掌固贊

其不足焉一說四達謂飾器也

兵甲之屬

財用也稍食也材

器也

塹築藩落

國之守政可通者四遠近相移有無相補勞

逸相調緩急相救推而至於師田行役則有作帥之同

徒稼穡耕耨則有歲時之合耦皆守政之所通而遂師

遂大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者也此之謂四達左傳

親其人民明其五候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奸謀愚謂五候猶四達也夏官候人各掌其方之道地官遂人各屬其地之功五方故曰五候四竟故曰四達書云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之謂也程典曰固其四援明其伍候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此非掌固之所謂通守政歟制地君曰官府之藏強兵強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遂人之戒戒以此

里宰合耦于耜康成謂耜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  
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愚案周書曰五戶為  
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  
古文君讀為威閭胥里  
宰亦稱君威猶君也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

興彈相庸耦耕而耘此里宰合耦之法也興彈相庸者  
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興起而撿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  
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  
以卒為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更則

是正彈者所以平其繇役使勞逸得均焉水經注平氏縣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街誤為衛彈勸者既彈之又勸之也洪氏隸釋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頌有勸導有功及耕千耦梵梵黍稷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繇且合耦矣水經注魯陽故城內又有南陽都縣正街彈碑縣正鄉正即古之里正何休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年耆有德者名曰父老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田作之時父老里正旦開門坐

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蓋彈勸之略如此禘祭有郵表畷者謂田畷於井畔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也蓋街之郵亭督約百姓之處里之有街非起於漢自古有之莊子所謂渠公之街也注云渠公為街正南陽孔嵩為新野縣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然則街在里里宰掌之有正有卒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古者二耜為耦而輓犁以耕管子丈夫二耜童五尺一耜是為以興耜

利甿以彊予任甿彊者童五尺興耜者犁也說者謂輓  
犁起於趙過誤矣過用耦犁二牛三人此非古今合耦  
之遺法歟抑又聞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  
舍也禮使民耜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  
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然則合耦於耜非  
徒勸農功亦所以烝髦士也

屋三為井以井計曰耜粟井以耜名九夫之粟也夫三  
為屋以夫計曰屋粟夫以屋名三夫之粟也夫一為廬



以廛計曰間粟廛以間名一夫之粟也

廛民居區域  
猶間架也

一

而三三而九所謂出民貢者三三相保小司徒攷夫屋  
以此攷之司稼出斂法以此出之師旅平興積亦以此  
斂而聚之聚而頒之者也康成謂屋粟不耕者所罰之  
粟間粟間民所罰之粟誤矣夫布屋粟出於夫屋非因  
罰得名間民既出布矣復出粟可乎間猶廛也詩曰禾  
三百廛又曰十畝之間一夫之居曰廛十畝之間桑且  
閑閑泄泄非廛居之地歟康成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

疏云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然則間粟者餘夫奇受一廛之粟也魯語籍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籍謂耒夫謂屋里謂廛賦入以里謂稅入以廛廛謂之戶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損其戶數蓋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是古者稅以廛也一說地有上壤間壤下壤管子相壤定籍其法本周官上壤者上地不易之田百畝是為正夫故曰耒粟下壤者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是為三夫

故曰屋粟間壤者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在上下之間  
故壤曰間壤粟曰間粟鄉遂分上中下授田故旅師亦  
分上中下斂粟管子以此法行之齊故能振貧補不足  
下樂上而民不移旅師以地之媿惡為之等者蓋如此  
土均平政亦以地媿惡為輕重之灋而行焉蓋土有三  
壤稅有三粟力有三科間壤亦名間田管子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  
屬諸一說內經有歲穀有間穀間穀者旅師之間粟也  
荒田辰戌之紀其穀元齡卯酉之紀其穀白丹寅申之紀其

穀丹蒼丑未之紀其穀齡元子午之紀其穀丹白己亥之紀其穀蒼丹是為歲穀歲穀者言其時之正色之純爾或宜高或宜下或宜晚或宜早視其歲之有餘不及無常地亦無常時土之利氣之化也是為間穀穀之大者保精辟邪其類衆多不純一色故曰間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種司稼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而縣其種於邑閭以示民及斂而入之倉倉人與舍人辨其物物有異種種有異色色有異名而別為書旅師之間粟即此

然則耒粟者其地屋粟者其夫間粟者其種也

稍人掌丘乘韓詩維禹敷之毛詩敷作甸蓋古敷乘甸  
通其音同後世失其音由是俗書陳乘甸判然分為二  
矣說者謂甸出車一乘故曰乘據司馬法而曲為之說  
亦見管子乘馬篇方六里似八誤為六為一乘之地也一乘

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

俗本一誤為四

其甲二十

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

一乘為兩

器制也一甸

四馬謂之甸馬亦曰乘馬管子因以名篇似出於稍人

之丘乘然縣師之法同徒輦輦未聞乘馬丘牛春秋魯作丘甲實本於齊一丘一馬七甲四丘為乘故一乘之甲二十有八司馬穰苴變通其法一丘益以三牛故一乘之牛十有二頭盛行於戰國而稍人丘乘之法亡矣輦輦鄉師治之縣師作之稍人帥之巾車所謂良車散車不在等者若漢輜車後戶之屬

軍中輜車  
車後開戶

毀折則入

齎于職幣而更造焉逸周書所謂三輪四輿歸御者以此大匡篇曰同甲十萬猶同徒也衆欲其齊心欲其一

荀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詩云與子同仇言一心也  
問篇曰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然則鄉師治輦  
輦春秋亦如之而謂兵車出於丘甸不亦妄乎侈靡篇  
曰乘馬甸之衆齊法也非周制也古乘馬未聞有鞍而  
齊唁昭公以鞍為几秦送重耳疇騎二千則鞍騎起於  
春秋矣山國軌篇曰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無  
求於民則軍中輜輦亦非民間之物可知也揆度篇曰  
百乘田萬頃戶萬戶開口十萬人當分者萬人輕車百

乘馬四百匹千乘田十萬頃戶十萬戶開口百萬人當  
分者十萬人輕車千乘馬四千匹萬乘田百萬頃戶百  
萬戶開口千萬人當分者百萬人輕車萬乘馬四萬匹  
蓋當分者為卒無過戶一人謂之輕車者輜重不存焉  
此齊法合於周官者其略如此春秋宋昭公田于孟諸  
公之祖母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者稍人正義  
謂公邑大夫失之稍人帥甸以聽於司馬帥役以聽于  
司徒帥甸猶帥乘也作同徒帥乘和



遂人以土均平政故六遂有土均之職六鄉為均人皆掌土地之政令而異其官者一兼均力役故曰均人一專均土地故曰土均其在春秋則謂之地均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者也地均之均地則有蔓山汎山涸澤流水林藪凡鎌纏斤斧網罟得入者皆得均之或百當一或十當一或九當一或五當一十仞至十五仞見水比之於山五尺至二尺見水比之於澤則有七尺之施以手實焉其至泉也則五施之土音中角四施之

土音中商三施之土音中宮再施之土音中羽一施之  
土音中徵五土中五音自六施至二十施凡十五土皆  
可得泉惟庚泥青商駢石灰壤四土不可得泉而縣泉  
復呂泉英三土則在山上其地不乾鑿之二尺三尺五  
尺至於泉而九州之土則粟土沃土位土為三土羣土  
之長也隲土壤土浮土為上土悉土鹽土塹土剽土沙  
土塼土為中土弘土殖土殼土鳧土桀土為下土  
皆在三土之下而又分其等為三則楚為掩所書九度

八鳩七辨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一井之土亦不外  
是矣土均之均地守均地事者其略如此而匠人之井  
土草人之化土稻人之稼土柞人之木土薙氏之草土  
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山林林麓川澤之土井人之金  
玉錫石之土塲人之塲圃之土土方氏之相宅任地之  
土形方氏之所正準離之土凡在大司徒土地之圖者  
十有二土之名十有二壤之物皆以土均之法均之則  
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若夫以五物九等制天

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職在載師閭師農貢九  
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  
衡虞各貢其物貢之之目雖在均之之法已亡而齊國  
之貢也則以黃金為率無金則用絹無絹則用布季絹  
三十三制暴布百兩皆當黃金一鎰田里之租一鎰食  
百乘之一宿關市之貨百鎰為一篋十篋為一穀三歲  
脩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此齊之地均均地貢則然而  
天官冢宰九貢秋官大行人六服之貢皆邦國也而都

鄙不及焉然則僅存其目而已其詳不可得聞矣貢之言供也書曰庶邦維正之供邦國之貢也萬民惟正之供都鄙之貢也言文王無滛逸遊田之費故邦國都鄙之貢各得其正司書合九貢九賦而立九正之名蓋取諸此正猶貞也禹貢厥賦貞和其政令調其嫩惡適其輕重之平是為貞亦曰均均則庶土交正故曰九正書有九共篇九共者九貢也其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平者均之謂也漢建武中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或優

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怨嗟蓋土均之職廢而土地不得其平矣

草人九土曰騂剛曰赤緹曰墳壤曰渴澤曰鹵瀉曰勃壤曰埴壚曰疆鹵曰輕燹墳壤者隱起若墳地多蚡鼠名曰索土蟲易全處乾而不斥湛而不澤土之最上者五沃也其種大苗細苗樹宜五麻菜宜五臭勃壤者無塊曰壤膏肥腴腴若澤若屯名曰息土不純一色或黃或白土之次上者五壤也蘋莖黃秀種無不宜一說壤

者塲也。耕鼠之塲曰坻。螾塲曰坦。耕鼠者蚡鼠謂之耕者。言起地若犁坻坦猶墳勃也。鹹渥者是為淳鹵。甚鹹以苦地不生物狀如爐火土之最下名曰五桀。其種所宜白稻長狹有土化之法則惡者亦美矣。土黏曰埴。其色多赤甚臞而埴土之下者五埴也。其種鴈膳黃實朱跗。剛土曰壚。不黏而疏既強且麤土之中者五壚也。壚通其種大細邯鄲而粟大埴壚二土合為一蓋中下錯歟。疆塿者礫礪磊塊埴闕之區若糠以肥色黃而虛土。

之中者五塹也

槩與塹通

其種大荔小荔青莖黃秀月令美

土疆

其丈切

左傳數疆潦說者謂疆藥境垆之地不堪種

植豈其然乎輕燬者火飛為燬華然若芬色如蜃炭有

類屑塵土之次中者五剽也

燬與剽通

其種大秬細秬黑莖

青秀渴澤者二尺見水比之於澤水去土柔不離不圻

捍然如米色黝以黑種宜芒種嘉蔬是殖蓋五浮之土

歟駢當作墀赤剛土也釋名曰土赤為鼠肝其色似之

地員篇曰五弘之狀如鼠肝土之下者其種青梁黑莖



黑秀然則埤剛赤緹一土分為二蓋五弘之土歟土有

強有弱有輕有溼皆非中和埤剛赤緹疆槩埴壚鹹瀉

虞翻曰剛  
鹵非柔

強土也埴壤勃壤弱土也輕熨輕土也渴澤

溼土也強者弱之弱者強之甚輕者牛羊踐之甚溼者

芟艾燒之使強弱相得輕重相衡燥溼相調則有草人

物地之宜土化之灋焉取骨煮汁漉去其滓麋鹿羶狐

牛羊犬豕洩而曝之汁乾乃止欲稼耐旱漬以附子欲

稼不蟲和以蠶矢古法用蕒蓋取之此煮水以雪名為

雪澤冬埋地中穀之精液相宜糞種畝收百石我言不

信聞之先嗇

糞種皆以獸獨疆藥用黃北山經曰單狐之山多机木注云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

田出蜀蓋亦黃之類也緹赤黃色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色繒則埤剛赤緹皆赤土信矣禹貢廣斥史記廣渴渴與斥古今文冉駝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然則鹹渴宜麥歟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仲師說今時謂

禾下麥為蕘下麥管子所謂九月斂禾麥之始也是為

穉麥謂稻下種麥案澤地為稼其說見呂覽任地篇以

窒為突挹之以陰保濕而處藿夷毋淫使子之野畫為

冷風

古音風  
協淫

五耕五耨盡其深殖陰土必得大草不生

又無螟蟻

兗州人謂蟻為  
蟻音相近也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所謂禾

下麥者以此愚謂稼下地者一易再易之地也今歲稼而明歲萊故曰稼下地以水殄草揚芟作田作者易也變也否則既曰田矣又何待于作乎康成亦謂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詩曰以蓀蔕蓂蔕陸草蓂澤草蓂而去之職在雉氏稻人所芟則澤草也芟草所

以成穀故曰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漢律因之陂田蓀艸  
春秋隱公二年天王崩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桓公十有  
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公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  
來求金公羊以為王者無求求賻求車求金皆非禮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  
之穀梁以為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求之者非  
正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左氏亦謂諸侯不貢車服天  
子不私求財然則王者無求之道歟非也地官土訓

原其生以詔地求則王者有求之道也無其道則不  
書於經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孔子削  
而更之曰衛侯出奔齊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不書書求者明有求之道而失焉者也楚貢  
不入齊桓徵之敢不共給且列國相弔賻以乘黃周有  
大喪魯不歸賻其臯大矣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  
然何況王者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荆揚  
之貢惟金三品未聞徐州貢金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

之產而求之是土訓失其官也穀梁謂求車猶可者以此晉弔周喪王求彛器叔向譏之韓宣聘鄭私自求環子美拒之皆失求之道矣上求於下其象為益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由是知君之於民亦有求之之道焉漢之匈奴稱臣朝貢列為北藩而王根貪其材木所生之地遣使求之求而不得因之怨恨釁由是生豈非所謂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乎魏文帝

遣使於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吳之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吳主孫權以為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然則周之求賻未為失禮也適足以見王室之卑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者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地之所生詳於禹貢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周有職方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此之謂地求家語魯君求假

於季孫孔子曰君取於臣謂之取臣取於君謂之假此非孔子之言也君可曰求臣不可曰假君曰求下交也

臣曰假上僭也君下交為泰臣上僭為凶

楚公子圍之汰也亦曰假

之寡君王莽盜漢先假後篡

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

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好惡

山川之所有無此土訓之職也又焉用問且使太子問

之諸侯其說益誕矣

宋真宗祀汾陰趙湘為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置土訓所過州縣山

川與俗好惡目錄奏御從之

管子曰君有三欲於民一曰求求必欲



得求多者其得寡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益之上九莫益之者以此其心無厭雖天地亦不能贍其求而況於人乎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古之稗官也稗官乃小說家者流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洛陽人漢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蓋即古之士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挾此祕書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焉王者欲知九州山川形勢之所宜四方所識久遠之事及民

間風俗輜軒之所未盡採太史之所未及陳凡地慝方  
慝惡物醜類乃立稗官使稱說之故曰訓解詁為訓偶  
語為稗其義一也說者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  
豈其然乎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賢者識大不賢者  
識小而文武之道存仲尼之所學也君子有九能一曰  
山川能說說有兩義一曰說說者說其形勢一曰述述  
者述其故事然則訓兼兩義或說之或述之淮南要略  
曰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胡

越謂之請龍此豈誦訓之所詔乎非也誦訓道方慝土  
訓道地慝慝者惡也陸子曰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  
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  
於下則天文亂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聖人  
察物無遺六鷁飛五石隕鸛鵒來冬多麋凡所謂慝備  
載春秋矣開塞之龍忌則未有聞焉楚申公子培從王  
獵王獲隨兕子培刼而奪之未幾子培死其弟曰臣之  
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

而爭之伏其臯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故記果有太  
元曰蒙柴求咒其德不美測曰蒙柴求咒得不慶也咒  
者隨咒一名科雉隨讀為科咒與雉音相近獲之者不  
祥此土訓所道之地慝也發府視記而後知之則土訓  
失其職矣順氣成象而吉祥止逆氣成象而凶慝生於  
是有方慝先王設為辟忌之法以弭之辟忌者易之所  
謂辟咎春秋之所謂省災論語之所謂修慝也是故每  
當天患行地妖生逢不若見惡人輒大自攻治曰予一

人亦有慝焉此之謂修慝修慝所以省災省災所以辟咎蓋天地人物凶慝之氣無方不有聖人恐懼修省之意無地不然誦訓所詔詔以此漢丞相魏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而宋李沆為相亦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或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非也古者四方異聞盡在地圖方志人君朝夕之所常聞盜賊水旱風雨災變皆方慝也誦訓又時時道之以為警戒則人君之

侈心奚由而作乎若夫陰陽禁忌聖人不言非誦訓之所詔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蓋四方所諱所惡謂之方慝而保傳傳謂日月之時節先王之諱大國之忌風雨雷電之眚皆太史之任則諱惡非災眚歟康成以為四方言語所惡不避之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失之淺矣荀子曰奇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如其說則四方怪變博物者能名之而已則又失誦訓詁之之義也

誦者為王誦之韓非子曰時稱詩書道法徃古則見以  
為誦楚辭有惜誦發憤抒情因以風諫至於身罹愍病  
而終不能忘深得古誦訓詔之之義焉楚語曰倚几有  
誦訓之諫乘必以几倚几亦謂王在車漢法駕出侍中  
多識者一人參乘散騎為侍從騎並乘輿車謂夾王車  
也周芮良夫之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見道聽  
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於是誦訓  
訓之官雖存而實廢矣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

訕訕猶慝也究王訕者詔王慝也

山虞澤虞掌山澤之政令而為之厲禁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列者司農謂遮列守之不賦者謂取材於地而不賦於民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曰澤虞頒其餘於萬民則與民共之矣平其守者使之勿爭舍其守者令之勿犯入禁者有時斬材者有法竊木者有刑服耜之季材豆籩之川奠王府之財物喪紀之葦蒲皆取之於山澤焉古厲列同音列山氏一作厲山



氏詩垂帶如厲

古而如通

左傳鞶厲游纓康成皆訓厲為裂

內則男鞶草女鞶絲蓋裂帛以飾帶帶謂之鞶即左傳之鞶厲厲乃鞶之飾故毛傳云厲帶之垂者謂裂帛垂之以為飾也春秋紀裂繻公穀二傳作履綸蓋履厲音相近古裂讀為厲文異音同漢郊祀歌世萬里晉灼曰世古迺字讀為厲學者不知音以為康成好破字則是先王設官守山澤以厲民也可乎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

林也而斬其木其臯大矣奪之官邑而漢元時御史大夫貢禹亦云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然則虞衡之官養護繁殖即子產之所謂蓺山林而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取之以時合於天道則地臧不泄山川得以含氣出雲而國不憂水旱亦聖人財成輔相之一端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注云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穆王里圃田之路有東虞西虞南虞北虞凡十虞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命桑虞用禁暴人東

至雀梁休於深翟休謂舍其中案視守者而申戒之命  
虞人掠林除藪以為百姓材所謂與民同之者其略如  
此及周之衰諸侯各擅有山林藪澤之利春秋書築以  
譏之築者障塞而管領之也則天子虞衡之政令不行  
於列國矣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錫之者明非  
所當得也附庸不得專臣山川亦不得專有為王守其  
地之財物仍以時入於王之玉府而頒其餘於國之民  
故季氏伐顓臾成公築鹿園皆非禮也且山為苑澤為

沈雍氏禁之矣乃公然築為鹿地之苑非犯先王之令  
哉戰國山澤皆有賦魏之梁園溫園皆苑也溫園之利  
歲入八十金而燕有氈裘狗馬之地齊有海隅魚鹽之  
地楚有橘柚雲夢之地此皆山澤川林之有賦者也冢  
宰以九賦斂財賄山澤之賦閭師任而徵之貢其物而  
已惟漆林倍其征左傳謂澤之目籝荏蒲說文  
作目籝數之薪  
蒸海之鹽蜃齊皆有官守之則倍其征者豈獨漆林乎  
齊語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三虞者大山林麓中山中

林麓小山小林麓三衡者大川大澤數中川中澤數小  
川小澤數侯國亦如王國也秦大饑應侯請發五苑之  
草著蔬菜橡果棗栗以活民昭襄王不許以為無功而  
民受賞是亂國之法魏惠成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紀  
年書之以為美談則知當日之障塞而管領之者其法  
之嚴征之暴更甚於春秋矣韓嬰曰聖人通四方之物  
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民無  
凍餓此冢宰之九職虞衡作山澤之材而又使商賈阜

通之者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圃列者不蕃不牆故曰隤  
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古山澤不築築者隱以金  
椎故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春秋書築以此冢宰以九  
兩繫邦國曰藪以富得民富謂山澤川林之財物霸者  
以富國王者以富民管子曰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  
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時貨  
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信哉古者山澤作于虞衡鳥  
獸養于藪牧是謂山澤之農不生九穀者而管子謂山

澤之作廢民于生穀故先王禁之誤矣甲子木行御而  
大斬伐則傷庚子金行御而攻山擊石則死喪敗亡故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其時也壬子水行御位在北山  
北曰陰故冬不斬陰丙子火行御位在南山南曰陽故  
夏不斬陽非是則弗禁也凡材必先掄之然後斬之斬  
有時掄無時故斬材禁而掄材不禁自管子創為官山  
海之說海正鹽筴山立鐵官鹽鐵之利由此興虞衡之  
職亦由此廢

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蓋山虞之別也山虞掌林升人掌金斬山木鼓山鐵毋藉於民而用足後世言利者得托焉地數篇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能者有餘拙

者不足

亦見中山經

昔者葛廬之山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

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為戈故世本曰蚩尤作兵漢之精兵藏於武庫而於武庫祭蚩尤以此路史乃謂繇其威械故貆焉非也表貆

貆一作貉

四時田不祭



蚩尤也玉起於禺氏

禺一作牛古  
牛禺音同

金起於汝漢珠起於

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難故先王度用其  
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權其  
高下疾徐輕重於是玉幣有七筴陰山之礪磬燕之紫  
山白金發朝鮮之文皮汝漢水之右衢黃金江陽之珠  
秦明山之曾青牛氏邊山之玉是為七筴以狹為廣以  
寡為多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齊城陰里門九襲牆三  
重因於其中刻石而為壁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遂西見天子  
請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因令天下諸侯不以石璧不  
得入朝于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  
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其說似誕然漢造銀錫為  
白金而以白鹿皮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寶祖陰里之謀而利析秋毫矣上有  
丹研一作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  
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一作金錫赤銅似誤上有代赭下有鑒鐵上

有蔥下有銀沙一曰上有鉛者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  
下有銑金此山之見榮者也榮者山之精神徵為形色  
占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物地者物生於地而原其生  
著為圖說為訓故其官有土訓其說有地圖凡物先原  
而後求故求無不得康成所謂占形色而知鹹淡者知  
鹹淡即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金在山而童  
玉在山而潤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或曰嘗而知之豈  
其然而管子謂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

為一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梟死不赦噫甚矣又云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其說益又甚焉升人之職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蓋山師辨其物土訓授之圖辨其珍異與其利害頒之邦國都鄙遮迺以守之而巡其禁令未聞封為壇也古者名山不封好事者因升人有禁令遂創為犯令梟死之說而制斷足之刑不亦誕且妄乎又云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邇竟有兵則懷宿怨而

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  
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之為善也然則金玉錫石亦頒  
其餘於萬民歟大麓大川徒皆百有二十人大山大澤  
徒皆八十人升人之徒四十人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  
又何說而逃亡也齒角羽翮之政締綌草貢之材染草  
炭灰互蜃疏材之物固斂之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矣若  
夫採取金玉錫石發民羣聚於山亦未聞於古

掌炭掌灰物炭物以共邦用掌荼掌聚荼及疏材之物

以待邦事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墻之蜃蓋皆畜聚之物一時不可猝辦故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邦事兼以共喪所謂下里物也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人皆以為不祥故不為之備而五禮遂有吉無凶漢昭帝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及昭帝大行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大司農田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呂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然則炭茶蜃

物之官其廢久矣上失其官下儲其物舉而罰之是時  
霍光當國遂可其奏亦不學無術之一端也宋熙寧初  
判太常寺章衡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章  
為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拮据墜殘茫無所  
据今宜集禮以貽萬世從之此凶禮之大者固當講明  
而切究之矣其小者炭茶互蜃至纖至微皆物有其官  
官有其備安得謂豫凶事乎

大祭祀廩人共接盛康成讀接為一扱再祭之扱凡禮

成於三故以𣎵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記  
文賈疏謂讀如特牲少牢誤矣說文𣎵穀之馨香也象  
嘉穀在裏中之形匕所以扱之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  
服以降神從口為器中象米匕所以扱之然則扱盛者  
穀之馨香秬之芬芳而扱之者匕也𣎵與鬯皆從匕以  
此匕一名𣎵用比取飯古者飯以手後世飯以匙一名  
畱犁應劭曰畱犁飯匕也蓋起於秦漢歟說文謂匕以  
扱米扱収也一作接孟子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収之



而去然接淅說文作澆淅淅者汰米澆者浚乾之非廩  
人之事也故云扱以授舂人扱接同音故讀從之曾子  
問接祭注云不迎尸謂朝踐坐尸於堂饋食迎尸入室  
朝踐之後饋食之初既酌奠復炳蕭尚未迎尸自此以  
前謂之接祭接之言捷也跛倚以臨不敬大矣故禮敬  
則捷也荀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注云接  
讀為捷內則接以太牢注亦讀為捷介足接捷也古接  
捷通信矣扱一作捷士冠禮捷栖注云扱栖於醴中蓋

捷栖於醴猶扱七於盛是為扱盛

捷又作鉶音義亦同

穀梁子曰

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御廩者梁盛之

所藏也諸侯三宮天子六宮古者后宮藏種生而獻之

故帝耕於籍后獻其種及帝籍之收藏於神倉則有王

后親春之禮禮蓋如天子三推而春人終其事焉公羊

子曰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盛者新廩者陳燾者下陳

上新是故非天子不接盛

春秋宋萬弑其君捷鄭伯捷卒公羊捷皆作接古捷接通

非誤也三傳經文多類此學者觀之可察方言并識古音矣

春人職凡饗食共其食米康成謂饗兼燕食賈疏謂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然伐木燕朋友之詩而有八簋以盛黍稷則燕禮有食米矣箋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蓋言或燕或食互文相通則不然饗主恭燕主醉食主飽是為三大禮陳饋八簋即祭之饋食邊豆有踐即祭之朝踐燕諸父諸舅而行祭禮禮之盛也君子敬則用祭器三大禮之謂歟行一禮而三者兼焉或云燕有樂食無樂非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天子

親在舞位則其樂聲容之盛非徒坎坎蹲蹲而已周人  
養老三者兼行故盛也公食大夫非禮之盛者故無樂  
然飲酒實于觶加於豐則食禮亦非無酒或曰食有酒  
者優賓也蓋奠而不舉燕雖主醉天子賜爵則貌變食  
雖主飽擯者相幣則降辭皆肅敬承命又未嘗不主于  
恭也故三者異而同饗在朝燕至夜質明行事日中禮  
成故鄭饗趙孟禮終乃燕周饗隨會燕以好合彤弓饗  
諸侯也而有賓客之勸酬常棣燕兄弟也而有王公之

立飫大射儀曰以我安安者燕也則未安之前皆行饗禮既安徹俎而薦庶飴然後燕禮行焉則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春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舉七舉五舉而燕亦無文古者燕饗通設俎為饗徹俎為燕或曰饗食在廟燕則于寢寢者廟之寢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則燕亦在廟矣毛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者大宗之廟也

橐人職內外朝康成謂外朝斷獄弊訟之朝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不然丞相舊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東京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為東西門耳

東京司空即西京御史大夫

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然

則東漢三公府皆對蒼龍闕也周之外朝左右皆棘而中槐則槐當在闕下左九卿之廬右諸侯之舍中三公

之朝面三槐對兩觀與漢丞相殿對蒼龍闕者正同

司徒

殿面西三公朝面北

則外朝在雉門外矣舊說在庫門外非也觀

禮諸侯受舍于朝注云在廟門外廟在中門之左

雉門為中

出廟門至雉門門外之右九棘之下蓋諸侯之舍歟聘禮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次者舍也聘賓之次當在羣吏之舍其次在諸侯之後而少退焉朝士職所謂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之位羣吏在其後是也康成謂雉門設兩觀與今宮門同閤人幾出入者窮民不得

入則又不然兩觀之間左嘉石而罷民平右肺石而窮民達中象魏而萬民觀奚為而不得入乎且路鼓建於路門外以達窮則窮民得至路門矣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非無說也匠人職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朝士職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三孤六卿為九卿則九卿即孤卿樹棘以表位則九棘即九室康成亦謂在路寢之外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外朝又在路門外歟愚謂王有三朝曰聽朝曰治朝曰燕朝聽朝者



鄉士遂士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訝士所謂四方之獄  
訟故曰眡四方之聽朝冢宰贊之王親往而會其期三  
訊三詢皆在焉小司寇與朝士所掌者是也王與羣臣  
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  
等而儐之者是也王與宗人圖嘉事之朝曰燕朝每日  
眡治朝畢退而聽政於此太僕掌之是為內朝亦曰路  
寢庭朝治朝聽朝皆外朝一在路門一在雉門

橐人主冗食者司農讀橐為犒蓋本書序橐飫篇注云

橐勞也飫賜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展禽使  
乙喜以膏沐槁師膏沐者潤澤之義也潤澤謂之槁猶  
存謂之徂治謂之亂故謂之今古語皆然也將賞為之  
加膳加膳則飫賜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冬饗士庶子是  
為飫賜橐飫之官名橐人以此小行人國有師役則令  
槁檜之注云故書槁為橐大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  
也兩傳皆作槁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牛  
人職云軍事共其槁牛洪氏隸續載漢斤彭長田君斷

碑有勞醕之語醕與犒同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故犒醕一從牛一從酉何休之說信矣則其文蓋起於漢歟淮南子泰族訓曰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注云生肉為鮮乾肉為犒犒與犒通未聞訓為勞廣雅謂犒與罷倦煩仰同義西京賦曰割鮮野饗犒勤賞功彙人之事也彙從牛從酉皆非古文醕字雖奇亦非無說故并及之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卷五

四十一

禮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中書臣王璦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六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春官一

王通曰禮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古先聖人所以接三

才之與也天統元氣故推神於天接以祀禮地統元形

故示之以民

古祗字示旁作民

接以祭禮人統元識故推鬼於

人接以饗禮圉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

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愚謂在天成象昊天上帝日月星

辰司中司命觀師雨師天之象也天心見於復其德圜而神故祀之日以冬至而位於圜丘在地成形社稷五

祀

五行也故屬地

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地之形也萬物見

乎離其德方以知故祭之日以夏至而位於方澤象者神氣也故祀之禮燔燎而升煙所謂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則有禋祀實柴禋燎以報陽形者骨肉也故祭之禮殺牲而薦血所謂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有血祭貍沉醢辜之禮以報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播五行陰陽

變化精氣為物謂之神游魂為變謂之鬼故人鬼居上  
下之際天地之間聖人合莫以嘉魂魄而享之於宗廟  
焉肆獻裸者享之始也饋食者享之終也祠禴嘗烝者  
享之時也謂之享者以人道事之死如生亡如存百物  
者五地之物神任職所謂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鬼物鬼  
者羽物羸物鱗物毛物介物之魁是為百物之精而以  
夏至日致之則非蜡祭明矣王有二社王社在門右大  
社在澤中澤中方丘謂之大社亦曰泰折折與社音相



近長言之為社短言之為折又壇圓折方故郊曰泰壇

社曰泰折

孔疏以門右之社為大社而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謂王社在籍田臆說也祭法云王

自為立社曰王社故在中門之右為羣姓立社曰犬社故在澤中之丘

社必兼稷者稷麗

乎土猶曰麗乎天圜丘之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則非獨

昊天也方丘之樂八變而地祇皆出則非獨后土也康

成以五祀為四郊禴辜為蜡祭其不然乎又云不言祭

地失之失者也崑崙神州誕矣哉坤元不讚大地元不

稱皇郊祀天而主曰社祭地而主稷

司服毳冕祀山川希冕祭社稷此社

在山川下者王社也大宗伯血祭祭社稷麋沉祭山川  
此社在山川上者大社也大社祭地而五祀五嶽山林  
川澤四方百物皆及焉則皆地元也地統  
於天故曰郊社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天有三光日

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故祀天之禮三祭地之禮三土

爰稼穡中央為宅五行之君與天合德坤位在中黃裳

元吉號曰北郊漢儒之惑或曰四方何神也曰郊有四

望社有四方一也春秋傳曰不郊無望詩曰以社以方

在天曰望在地曰方漢郊祀歌云練時日侯有望燭脣

蕭延四方謂選練吉日良辰而有事於四望取蕭合腸

間脂而燭之馨香以延四方之神則漢并方望而為一  
矣上帝為天而五行之神亦各以時為帝大社為地而  
二十五家之里皆有社名江淮間呼毋為社俗儒遂謂  
大社非地上帝非天未可與言禮也鼓人職云以雷鼓  
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注云神祀祀天  
神社祭地祇鬼享享宗廟則康成亦以大社為地矣  
賈公彥以為舉社以表地舍其大而舉其細何居公羊  
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言惟天子得徧及四望

四方也然春秋昭十八年鄭子產大為社祓禳於四方  
明祭社必兼四方矣然則非天子不四望諸侯亦得及  
四方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明諸侯不祭天亦不祭地  
故大社惟天子得立之詩曰廼立冢土毛傳云冢土大  
社也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則國社變為大社矣大  
社非地而何大宗伯無地猶許氏說文無劉劉乃漢姓  
許氏漢人安得無之非無劉也留即古文之劉也地乃  
大祭宗伯掌禮安得無之非無地也社即所祭之地也

春秋三傳盡改從劉毛詩王風尚存其舊天神人鬼地

元三大禮獨不言祭地有是理哉

劉為邠金刀說本識緯光武篤信之故經

傳盡從劉漢儒識字若楊子雲未聞邠金刀之說康成好識緯亦無聞焉王風留子毛傳云留大夫氏地理志劉聚周大夫劉子邑公羊曰劉者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水經注劉氏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即詩所謂丘中鄭箋從毛亦無異說則留即劉信矣或云留子國漢屬彭城子房所封鄴注以為宋邑左傳侵宋呂留即其地也安得指為留子國乎

大宗伯祀天神禋祀實柴禋燎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

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愚謂禋從示煙從火皆以聖得聲精意以享謂之禋燔燎升煙以達精意當在祭初天神之柴猶人鬼之裸郭景純注爾雅謂既祭而燎是宗廟亦當既祭而裸也可乎天神之樂六變地祇之樂八變人鬼之樂九變蓋奏樂以致其神而人鬼禮之以玉而裸鬯地祇禮之以玉而薦血天神禮之以玉而燎柴張說謂樂六變天神降降神以樂不以燔宜先祭後燔非通論也唐宋皆有燔玉宋元符初魯攸言先

儒以為實柴無玉燹燎無幣今祀衆星不用幣以此考  
典瑞玉人之職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非無  
玉矣燹燎無幣恐或未然然圭璧以祀未聞以燔唐太  
和九年王起議禮神九玉蒼璧黃琮青珪赤璋白琥黑  
璜四圭兩圭圭璧各有二其一禮神一則燔焉宋治平  
四年詳定所言禮天以蒼璧燎亦如之議者欲以蒼璧  
禮天四圭從燎非也請皆用蒼璧元大德九年集議以  
為鄭注或有玉帛未定之辭崔氏謂天子自奉玉帛牲

體于柴上引詩圭璧既卒以為燔玉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禮無燔玉漢祠太乙胙餘皆燎之無玉晉燔牲幣亦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修舊禮乃云郊之有四圭猶廟之有圭瓚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禮典瑞掌玉器之藏言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無煙又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



而已又云祀天之有煙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裸鬯  
歷代以來或先燔後祭或先祭後燔皆為未允祭之日  
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  
體燎于壇天子望燎柴用柏愚謂煙柴猶裸鬯廟先裸  
郊先燔曷為而未允乎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  
於牲上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  
牲玉以降神則崔氏之說亦非無據玉有瘞有沉故魯  
語曰不愛牲玉於神議者謂古無瘞玉失之牲玉同燔

行於唐宋政和大德去玉留牲未為得禮如謂禮無燔  
玉亦未聞有燔牲祭時積柴加牲其上馬融說也大戴  
禮割列禋瘞是為五牲割割牲列副辜禋面禋瘞瘞埋  
而燔無聞焉獨羊人釁積康成謂積積柴豈積柴實牲  
體獨用羊乎必不然矣積古文作眡仲師讀為漬云漬  
軍器得之路史謂牛人祭祀共享牛求牛享以祀神求  
以降神一燔一祭其說雖巧未足憑也祭天特牲以少  
為貴先燔後祭分而用之豈非臆說乎漢儀南郊焚犢

北郊埋犢皆在祭終晉太常賀循以為燎在壇南用犢  
左胖漢禮用頭唐宋因之先燔首後燔體蓋本之此祭  
終而燎乃牲幣耳後世遂以祭終之燎當祭初之燔非  
禮也祭初燔柴不燔牲漢郊見通權火蓋燔柴之遺法  
甘泉賦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旗名樹靈  
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燠幽都  
南煬丹厓所謂通權火者如此古燔柴之禮未嘗亡也  
張晏曰招繇神名一作臯搖如淳曰臯挈臯積柴於挈

臯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其說近鑿顏師古不知漢之權火即古之燔柴乃謂衆祠一時薦饗宜知早晚故以火為之節度其說益陋矣

說文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祫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祫漢志作脤顏注云脤讀為蜃公穀兩傳皆曰脤者俎實生曰脤

生一作脤

熟曰膳左傳受脤於社祀有執燔戎有受脤則脤為

社肉矣而昭十六年傳為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似非指社杜預謂大夫祭社歸肉于公孔疏乃云大夫奉君

命攝祭於社皆臆說也大宗伯以脰燔之禮親兄弟之國  
大行人歸脰以交諸侯之福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古  
者異姓聯兄弟雖甥舅之國亦以親兄弟之禮親之故孔  
疏以胙肉為脰燔而掌蜃祭祀共蜃器亦非獨盛社肉則  
脰燔兼廟社互舉通稱審矣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  
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豈其然穀梁子曰石尚欲書春  
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脰貴復正也

九儀之命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出為子男康成謂未

成國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愚  
謂則者則土也茅土謂之則土見周書作雒篇子男出  
封賜則土也漢書叙坤作隆勢高下九則故曰則土天  
問亦云地方九則則或作列不知者以意改之耳  
書作列土一說則者制度也禮有九錫二十則車馬衣服樂  
為一等皆與之物朱戶納陛虎賁為二等皆與之則鈇  
鉞弓矢鉅鬯為三等皆與之物惟盛德始封得賜三等  
子男始封賜一等得有樂是為四命受器器者樂器也

後有功稍賜至二等是為五命賜則六命賜官朱戶納  
陞為則虎賁為官而皆謂之則者蓋以二等有制度而  
無物也進爵為伯是為七命賜國復有功稍賜至三等  
弓矢以征斧鉞以殺進爵為八命之牧鉞鬯二卣禋於  
文武成王以賜周公鉞鬯一卣告於文人宣王以釐召  
虎進爵為九命之伯毛傳云九命賜鉞鬯是也昭十五  
年傳鉞鉞鉞鉞文公受之崔氏謂晉未賜鉞不得專殺  
誤矣古者節以專殺後世持節督軍而以黃鉞非人臣

之器故不輕假然揚干亂行魏絳用鉞大夫猶然况盟主乎魯且賜郊豈徒鉅鬯齊亦賜履非但斧鉞而皆謂之侯然則周爵不過侯歟一說公羊九錫之樂樂器一作樂則五命賜則者樂則也典命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故得具聲樂納陛者堂階之礪為陛級以登朱戶者天子黃闥諸侯朱戶所謂宮室異則也大夫出封雖加一等為五命未得賜則三年考績有功乃得賜焉魏晉至隋非受禪不加九錫儒者諱言其禮而白虎通以九



錫分為三即易之三錫非一時賜之也如秦之白起稍賜爵為左庶長左更國尉大良造以至封侯為上將軍蓋稍稍賜之與功大小相稱俾建功者勸而慕進者勤勞不倦故曰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各記所聞其說不一然賜必有功而非一時

驟加九錫則同也古者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天子虎賁八百人諸侯三百人禮有等差以漸而降至大夫士亦得備承事而告奔走焉故大夫出使虎賁從行禮也至漢而其禮尤重光武以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擬於乘輿矣中山王馬就國虎賁官騎稱媼前行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謝徒御嘽嘽毛傳謂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嘽嘽者稱媼前行之象歟然則六命

賜官蓋賜虎賁矣曹莒無大夫則六命或未有官臣也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晉士起大國上卿稱士則小國無官臣可知

玉作六瑞四方象鎮雙植象桓玉之體也直身象信

古仲

字曲身象躬玉之形也栗文象穀藻文象蒲玉之彩也

其瑑飾則無聞焉瑑者覲聘之圭璧卿大夫執之以覲聘天子及聘問諸侯故加瑑飾以別之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瑑如其說則與覲聘之圭璧何以異乎說者又謂覲

聘之圭璧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  
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瑑飾之文故曰和氏  
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  
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非至美者也六瑞  
無瑑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  
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績之事  
是為瑑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  
功無飾其不然乎

孔疏云一圭之上環為二柱象道旁  
二木及宮室兩楹故曰雙植象桓桓

亭郵表也謂於亭郵之所立木即今之橋旁表柱諸侯  
葵用桓楹謂每一碑樹兩楹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  
一桓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  
即華表也愚謂古桓獻同音桓轉為和猶獻轉為莎說  
文桓作璫從玉獻聲讀為桓以此禹貢和夷底績鄭注  
云和讀為桓鄺道元云桓水以南為和夷桓一作洹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天燥而水生焉水陰德也天產作  
陰其色黑位於北至陰肅肅出乎天禮之法屬陰法不  
平則神傷神傷則濕濕則天不生水故以中禮防之地  
溼而火生焉火陽德也地產作陽其色赤位乎南至陽  
赫赫發乎地樂之聲屬陽聲不和則形暴形暴則燥燥

則地不生火故以和樂防之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  
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執萬物無以成類百業  
俱絕萬生皆困是故聖人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  
產蓋天地之化合於坎離百物之產根於水火節之以  
禮和之以樂則形神調而生理修由是神不病溼形不  
病燥而水火成既濟之功焉水流濕者天產而其形行  
乎地火就燥者地產而其神上乎天也氣由神生道由  
神成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五禮六樂皆出乎身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故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鳳  
凰者陽之精也騏驎者陰之精也萬民百物者陰陽之  
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  
生衆祥具鬼神以此事萬民以此諧百物以此致矣蓋  
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秉於道德以究其  
理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  
存聖人者出之於天收之於地在天地若陰陽者杜燥  
濕以法義與時遷焉流分者陰德天作之動登者陽德

地作之法義者中和之禮樂聖人以杜之者防之也此  
鶚冠子度萬泰錄二篇之說實與春官大宗伯互相發  
明因竊取而合之云爾水生於燥故天有漢津神者在  
天者也火生于濕故地有火井形之在地者也則天作  
陰地作陽其理不益顯乎天產本乎地故水地為比地  
產本乎天故天火為同人深於易者知之齊景公伐魯  
得東門無澤而問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氷厚  
五寸景公不知以問晏子晏子曰寒溫節也節則刑政



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故曰形神調而生理修月  
令仲冬行春令而水泉竭傷於溼也仲夏火王欲靜無  
躁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  
五日蓋以和樂防之古之法歟抑又聞之天不發其陰  
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以陽生陰長  
地以陽殺陰藏物生有體立之在禮物成而克其樂雍  
雍故曰立於禮成於樂荀爽曰陽動之坤而成坎坤者  
純陰故曰溼陰動之乾而成離  
乾者純陽故曰燥其說似本鶡冠子天作陰者陽動之  
坤地作陽者陰動之乾也月令仲夏用盛樂所謂以和

樂防之又云止聲色則聲色乃美色淫聲止者放而遠之爾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爐冶爐冶成則火興火生於溼亦以此莊子曰水中有火大雨雷電而火生焉非所謂水中有火歟

周書曰天道尚右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地道尚左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然則小宗伯建神位右社稷陰道也故秋殺於右左宗廟陽道也故春生於左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緯書之說豈其然乎詩云似續

妣祖箋云似讀如己午之己謂已成其宮廟疏云古者

似己文同故於穆不已師徒異讀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廟在雉門外之左社在其右門當午則廟當己社當未

矣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故社位於未取似續之義故廟

在於己歟韓非子曰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

門而當此之謂也兆五帝於四郊兆說文作埧畔也為

四界祭其中是為域外祀之埧典祀掌之守各有域周

謂之埧秦謂之時

釋名曰祀己也新氣生故氣己也何休曰祀者無己長久之辭此詩似續

之義古祀與己同又與似通易已事遄往虞翻本已作祀注云祀舊作己也古祀己同信矣以與己本同似與己亦同古音也劉勰不知古音乃曰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古文祀作己猶域作或倦作券何訛有之

宋元豐詳定局言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戊地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從其類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為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

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  
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如是則壇  
兆從其氣類祭辰從其星位仍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  
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愚謂司民非星也劉敞星  
傳軒轅角有大民少民康成遂據以為司民案軒轅后  
宮所居月犯之女主憂春秋元命苞曰熒惑守軒轅貴  
妾爭晉志云少民后宗也大民太后宗也謂之司民可  
乎司民謂先民猶先嗇也神農為先嗇天地開闢有神

民為先民先民謂之司民猶先嗇謂之司嗇康成分為  
二失之息田夫而祭司嗇獻民數而祭司民大宗伯禋  
燎不及焉則司民非星審矣

潛夫論曰天地開闢有神  
民蓋本楚語路史乃謂古

帝皇有神民氏都於神民之丘一  
曰神皇氏然則司民蓋神民氏歟

梁天監六年明山賓

議曰舜典望于山川春秋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北

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徐勉議曰岳瀆是

山川之宗而望祀不止岳瀆也至十二年詔更詳議朱

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凡遥祭者皆名為望豈容局於

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凡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為允愚謂山川既包於四望而四望之外更有山川此明山賓所謂煩黷者也四望天神從祀於郊山川地祇附祭於社蓋山澤通氣實能降興上下之神與水火雷風為乾坤六子故祀天祭地皆兼及焉後世以四望為地祇失之矣先鄭謂山川道氣出入言氣出入於山川之竅其本在地而精神上屬乎天故六宗四望皆天神也日朝月夕風磔雨收謂

之四類洪範庶徵日月風雨日月成歲風雨惟星既合  
於丘復分於兆四類之為用也大矣哉大司樂奏姑洗  
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則四類亦用此樂可知天神  
言祀則四望非地祇益信康成以為即五嶽四鎮四寶  
豈其然乎或曰司民非星而天府職曰祭天之司民何  
也府曰天府祿曰天祿民曰天民神之也敬之也書云  
王司敬民賈誼曰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  
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或曰軒轅主后土之養氣而



庇祐下民也故左角謂之少民

見魏書志

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其

稱子者父卒子未命也穀梁亦云未畢喪孤未爵

謂天子諒

闇不爵命

公羊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稱仍叔之子

者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亦云錄父以使子也父在子

代仕之辭愚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

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

鄭伯盟於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為載書大夫與門

子弗順入叅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  
族大寵多使然歟周書皇門篇曰其有大門宗子茂揚  
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  
門子所以効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及其  
後而世卿專政尹氏亂周非詒謀之不善也燕義有諸  
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  
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  
為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歟學之師氏

掌之太子會同賓客作而從焉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教國子如此則知所以育門子亦如此昭穆之辨適孽之分職在少宗掌其政令而魯之司寇兼掌春官臧孫氏世居其職文仲後閔先僖而昭穆無辨武仲廢彌立紇而適孽不分則春秋門子不皆正室可知矣詩裳裳者華刺幽王弃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以其先人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故先王使其子孫嗣之是時周召為勲賢之裔尹姁為禮法之家雖舊族衰門

豈無不肖而賢人君子亦多出於其中則先王教化使之然也晉悼公即位善政畢舉而以育門子為先且曰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則先王之育門子者其遺風不可

復追乎

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門見九侯門子則門子學於虎門矣管子曰國子之義入與父俱

出與師俱上與君俱說者謂國子即門子在家曰門在朝曰國雜記曰大夫之適子服

大夫之服尊其適象賢也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故曰商祖伊尹世

世享商孟子所謂故國有世臣以此

小宗伯卜葬兆甫窆注云鄭大夫讀窆為穿杜子春讀

窆為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窆聲如腐脆

之辟

脆七歲反舊作辟誤劉音清劣倉沒二反字書無辟有脆今本或有作脆者則與劉音協矣沈云字

林有辟音卒辟者斗羊脂脆者與易破

案小爾雅壙謂之窆填窆謂之封

與鄭義合於文從穴毳聲讀依杜可也然鄭大夫讀為

穿亦非無據漢書王莽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

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壙即小爾雅所謂壙

謂之竈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竈中則竈讀為穿信矣  
許叔重曰穿通也竈穿地也文異義同仍讀依先鄭為  
允漢書多古文往往亂於後人酈注所引蓋其舊也易  
不封不樹虞翻注云封古窆字然則竈古穿字歟宋郊  
祀歌月竈來賓則又讀為窟矣竈與臙窟與臘音義同  
鄭注腐臘之臘臘  
誤為臘當作臘

雜記釁廟用羊及雞剗于屋中臘于屋下康成謂臘剗  
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主聽告神欲其聽之此

剗𩺰之正義也小雅執其鸞刀以啟其毛祭義鸞刀以  
剗毛牛尚耳此所謂耳旁毛取以告神與血並薦是為  
𩺰康成見雜記用雞遂云羽牲曰𩺰非也穀梁叩其鼻  
以𩺰社豈羽牲乎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聃注云聃  
音餌以血涂祭為聃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  
作血社穀梁作𩺰社然則剗一作祈𩺰一作聃玉篇以牲告神欲  
神聽之曰聃蓋兼取脾骨故耳從血用祈神聽故聃從  
申中山經曰剗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剗猶剗又曰

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創注云：創亦割刺之名。然則雞豚皆曰創。康成謂毛牲曰創，亦非也。案創，夫人職作幾。康成謂肆師職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為祈，案幾說文作幾，云以血有所創，涂祭也。涂猶釁。幾省為幾。廣雅作襍，云祭名。楚人鬼而越人襍。襍一作幾，從示從鬼，一也。然則幾、幾、襍三字通，皆祭名也。創非祭名，破幾為創，又何說乎？割牲曰創。薦毛曰蚳，祭血曰幾。三者相因，其名易亂，故正之。蚳周禮皆作珥，古文簡假借多釋名珥耳也。言似人耳之



在面旁也從申從血後人所加故說文不載先鄭云珥以牲頭祭也存之以備一說

凡四時大甸獵祭表貉

貉一作貉

肆師為位貉一作伯伯為

兵禱其禮亡詩曰吉日惟戊

音壯

既伯既禱

職救切

毛傳曰

伯馬祖也將用其力故禱其祖說文引詩伯作禡應劭

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校人職春

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明指四時之田

因田而祭矣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害馬

之神馬祖天駟房星或弭其災或祈其福或報其功合而言之曰四時之表貉肆師舉其凡校人詳其目也康成讀貉為十百之百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孔穎達謂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則似貉非祭馬祖矣武王東觀兵上祭於畢蘓竟曰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說者謂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然則表貉蓋祭畢歟唐禮禡祀軒轅氏或曰祭蚩尤世本曰蚩尤作兵大戴禮曰蚩尤庶

人之貪者也何兵之能作案蚩尤冢在東郡壽張闕鄉  
常十月祀之有氣出如絳號蚩尤旗而山陽鉅野有肩  
髀冢云蚩尤死而別葬焉其說甚誕漢禮於武庫祭蚩  
尤非表貉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蓋立牙  
為表所謂表貉是歟大司馬春蒐冬閱有師表貉於陳  
前即漢之驅劉斬牲之禮驅與貉皆獸也田曰于貉祭  
曰表貉似謂取禽既斬牲即立馬不用命者視此斬牲  
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獲籌曰馬祭表曰禡漢亦有

乘之之名似言尚武然軀劉一作脰脰脰脰者食新也  
蘇林曰脰祭名軀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於是  
日出獵還祭宗廟故曰軀脰而禡轉為伯伯轉為貉字  
滋益多莫知其說小雅吉日美宣王田則禱禮存焉毛  
公大儒鄭箋從之田祭馬祖又何所疑軒轅與畢皆兵  
禱歟近有講音學者見吉日戊協禱遂謂戊古音耄不  
知文焉知音禱一作稠皆從示以周壽得聲平呼若周  
去呼若呪正與戊協詁訓兼音義祭以剛日戊之日剛

其義也戊之言牡馬必乘牡其音也毛傳所謂維戊順類乘牡者以此且耄與牡古音通何必強為之辨乎說文

云禴禴牲馬祭也從示周聲詩曰既禴既禴

獻之屬莫重于裸裸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裸事鬱人沃盥故裸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裸玉顒顒溫貌卬卬盛貌裸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裸以圭瓚臣助之亞裸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

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義義者奉璋  
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裸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  
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為多文辭魯人之裸也禘周公  
仲尼欲觀之以為多威儀歟既裸而往不欲觀者始則  
恭恪後稍慢怠也大享有裸賓之禮易觀之六四曰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上公王禮再裸侯伯子男王禮壹  
裸洛誥裸於太室而曰王賓則賓于王者惟裸禮為盛  
君子於此觀威儀省禍福焉裸之節則亡矣其畧有三

實鬱鬯於六彝為裸之初節播芬芳於二瓚為裸之中節達臭陰於淵泉為裸之終節是為三節名曰肆獻裸肆者肆師築而鬻鬱人實而陳裸者小宗奉而授小宰贊而行獻者獻於尸奠於神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大祝令鍾鼓肆師誅怠慢其賓客則大宗攝酌獻王親拜送云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助祭之臣相攝佐以威儀之事然則鬱人詔儀節者攝以威儀也威儀攝而馨聞威儀喪而腥聞殷以此減周以此興於呼奈何弗

欽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

祭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

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非也量人掌鉏實制

肺燔故曰宰祭

郊特牲舉罍角詔妥尸說者謂特牲饋食祝酌

奠奠於鉶南是時也天子奠罍諸侯奠角及尸入主人

拜妥尸尸執奠祝饗是為舉罍角主人拜如初大夫士

之祭則方饋食之始天子諸侯之祭則在坐尸於堂之

後迎尸入室之初鬱人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正當其



節非也尸執奠而不飲雖舉斚而實未嘗卒爵也及加爵行尸爵止而後上嗣舉而卒爵焉且是時皇尸未食朝獻未行而先獻鬱人量人其不然也必矣故康成破斚為嘏謂王飲尸尸嘏王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特牲主人受嘏出寫嗇於房還而獻祝故曰出房時謂當獻祝時其說近之祭或無尸未聞無祝故天子有太祝而佐食無聞尸神象也祝相尸佐食助之三者事相成尸之嘏王也必先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乃

執以嘏王三者亦相成則有祝不可無佐食也故先獻尸次獻祝次獻佐食者以此且佐食一名利利者養也祭告利成養之成也佐食之功君子報之其人雖微先卿而獻然則鬱人量人盖天子之佐食歟抑制從獻之脯醢詔裸將之儀節其事與佐食有聯遂次佐食而獻之歟詩卷阿箋云王之祭祀擇賢者為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祝贊道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賓筵箋云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是天子必有佐食矣

賈公彥乃云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此何所見而云然乎愚謂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鬱人量人宜在羣有司之列特性謂之私臣少牢謂之私人舉斚者舉觶也所謂賓一人舉觶於尸卒爵者所謂升受下飲卒爵升酌歷而皆飲之者所謂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也位門東北面其獻有薦簋禮曰奠觶或作觶注云古文觶皆為觶詩曰奠斚皆爵也奠斚猶奠觶則舉斚猶舉觶矣有司徹注云古文觶皆為爵延熹

中詔校書定作解則古解爵通名周曰爵殷曰𡔷𡔷先王之爵天子用以獻酬諸侯以下用解也

古熏字多作𦼮𦼮人𦼮𦼮大祝隋𦼮女巫𦼮浴皆當讀為熏案齊語三𦼮三浴韋注云𦼮或為熏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𦼮以犧豭風俗通引之作熏以萑葦劉昭亦以此註後漢志矣漢書豫讓𦼮面吞炭顏注云𦼮熏也以毒藥熏之是古熏多作𦼮之明文也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熏鬯為香草香草曰熏熏之言

釁也女巫釁浴注云釁浴以香熏藥草沐浴則康成亦

讀釁為熏矣

說文釁從分得聲故釁讀為門釁讀為熏

王制諸侯賜圭瓚然

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資猶齋也少牢資黍  
注云資今文作齋外府幣齋先鄭云齋或為資今禮家  
定作資後鄭云齋資同耳其字從貝以齊次為聲掌皮  
財齋注云予人以物曰齋今詔書或曰齋計吏然則資  
鬯者謂齋以遺之蘓秦之至趙也燕文侯齋以車馬金  
帛蜀守文翁以刀布齋計吏而遺博士淮南王上書亦

云資衣糧入越地古齋資通信矣為鬯者有器與官使其官築鬱白以櫛杵以梧柏香桐潔擣而煮之為鬯魯有鬯圭則諸侯亦有鬯人也資鬯者無器故無官天子齋遺之而不自為焉故曰諸侯以熏熏即鬯明甚說者謂未賜圭瓚故不以鬯而以薰吾不知薰為何物也喪禮有浴無釁浴謂之泚泚以鬯斂以玉摩莎鬱草以出其香沙除屑瑑以流其汁故曰大泚泚在斂初先泚後斂蓋兼用玉鬯矣設斗沃尸不以酒小宗伯因鬯連言

秬耳鬱人泚共肆器大祝以肆鬯泚尸典瑞裸圭以肆  
則所謂肆器者非玉器而何康成以肆器為大盤非鬱  
人之所當共也古無鬯尸之禮故先鄭破鬯為徽徽言  
美熏言香兩讀皆通從熏為允未築未煑曰鬱已築已  
煑曰鬯漢斂以玉匣古之制也珠襦金縷失之侈矣李  
孫以璆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救其僭也以大夫而僭  
用天子之禮是可忍孰不可忍說者譬之暴骸中原不  
亦陋乎仲梁懷曰改玉改步猶晉文請隧而王弗許曰

大物其未可改也。霸主尚不敢改，王改行而況若季氏之么？庸者哉。案說文：「蓀從草，君聲。」讀若威，是威有君聲也。故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又案呂氏春秋：「殷皆作郭，是郭有殷聲也。」故曰：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親郭如夏親郭者，親殷也。威讀為君，郭讀為殷，故徽亦讀為熏。先鄭破譽為徽，以此。高誘曰：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曰衣，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冑歟？愚謂古文殪作壹，方言：「殷作衣。」壹戎衣者，殪戎殷也。說者謂壹著戎衣誤矣。古威與震通，見詩「長發」，鄭箋：「易革卦上六象辭：『君協其音，若威采芑卒。』」章威協狁其音。



若君是威與君古音同也說文齊人謂靈為實讀若云  
詩曰嘽嘽嘽嘽如霆如雷靈音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蠻荆來成威音君說苑正諫篇曰好道者多資好樂者  
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資讀為齋與迷協此古  
也音

秋嘗冬烝饋獻用壺尊饋獻者饋食之獻當薦熟時於  
是后薦豆籩而獻以壺焉揚子太元曰家無壺婦承之  
姑或洗之塗注云壺禮也婦承姑事猶洗濯而以塗愚  
謂婦承之姑者婦饋食於姑猶后薦豆籩於廟而獻以  
壺尊故其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其義本易睽之上

九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古說與設通虞翻云猶置也

離上與兌三陰陽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

者拒之如外寇

三至五象坎坎為盜

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為

弧失其義矣壺者家之禮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

無以事夫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以為寇也故先張之

弧非寇乃婚媾也故後設之壺古易皆作壺壺尊也昏

禮設尊於室為內尊又尊于房戶東為外尊此之謂設

壺大射儀兩壺獻酒獻讀為莎是壺尊亦盛鬱矣後世

以三酒實壺尊失之諸臣之所酢皆有壘小壘謂之坎  
故坎之六四有貳用缶之象缶即壘也禮器門外缶門  
內壺說者謂壺缶皆飲諸臣貴者以壺賤者以缶燕禮  
皆用壺卿大夫方而士圜焉古者貴賤不嫌同名饋獻  
之壺其最貴者乎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  
三禮圖曰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兌下  
赤漆中上加青雲氣

司尊彛四時之間祀鄭司農謂禘祫在四時之間故曰

間祀非也。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名曰殷祭，而以間祭當之。可乎？後漢孝明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有司奏言：「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室，如孝文祫祭於高廟。」故事，間祀悉還更衣。續漢書曰：「禘之為諦，祫之為合。」諦審昭穆，合食於祖，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棗，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光武廟之別室也。東京廟制。

異室同堂合祭於堂是為正殿間祀於室是為便殿便殿為更衣則間祀非正祭矣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嘗麥仲夏嘗黍羞含桃孟秋嘗穀仲秋嘗麻季秋嘗稻季冬嘗魚禮運十二月蜡賓皆間祀也非正曰間歲穀之外有間穀正色之外有間色正祭之外有間祀一也康成以追享為請禱朝享為月祭故遂以二者為間祀間祀也追享也朝享也判然為三安可合為二哉西京舊制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則便殿乃時祭也  
與東京不同而間祀皆於陵寢諸儒以為非禮而罷之  
陵寢雖非古間祀之禮本於春官其不可罷也審矣

鬱齊獻酌郊特牲汁獻況於醖酒注云沛秬鬯以醖酒  
獻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中有鬱和以盎齊摩莎  
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獻愚案獻酌獻尊皆讀為莎

素何似非聲誤獻一作犧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

沙莎通

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鄭仲師亦云飾以翡

翠而雞彝鳥彝皆刻畫為雞鳳之形是尊彝同飾矣然鬱齊獻酌盛之以尊是為獻尊似非以飾得名康成謂獻尊酌醴而不和鬱豈其然乎鬱人詔裸將之儀故仲師讀獻為儀亦非無據後之學者信其所不可信疑其所不必疑犧讀莎獻讀儀音俄觀之書其文通大誥民獻有十夫大

傳民儀有十夫古獻儀通王莽作大誥合而用之曰民獻儀九萬夫

考之詩其音協

小雅儀協

義魯頌犧協多

稽之禮其義愜學者猶疑之而魏太和中掘地

得尊如牛象遂目為古犧尊實未敢信以為然也醴齊

縮酌縮酌用茅注云醴齊和以事酒沛之以茅縮去其  
滓詩曰伐木所所醜酒有蕝毛傳云所所梯貌以筐曰  
醜以藪曰涿涿蒲也蒲古縮字是為縮酌古文所與許  
通漢疏廣傳數問金餘尚有幾所注云幾所猶幾許故  
所所一作許許說者謂許許邪許聲案邪許一作邪軒  
一作噓噓一作輿譌邪許見淮南子邪軒見文子噓噓見劉子輿譌見呂氏春秋一也  
挽車者唱邪軒牽石拖舟者歌噓噓舉大木者呼輿譌  
皆勸力之歌前呼而後應乃舉木非伐木也所者削梯



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晉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  
流梯以呈孫皓是為削梯說文依毛傳而云所伐木  
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以伐木之梯興縮酒  
之茅若作邪許何所取義且以伐為舉是改詩辭先儒  
訓詁斷不可易信矣凡酒修酌康成讀修為滌滌與以  
通

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愚謂廟用修故曰修  
酌猶朝踐用獻尊故曰獻酌不必破為滌也陸佃云修  
爵名荀子曰修爵無數孔疏云修爵無算爵蓋所謂凡

酒歟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  
王以裸賓客則裸一事有三名肆者實而陳之裸者將  
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彛裸之陳將以瓚裸之行  
獻以爵裸之成裸禮始於肆成於獻故曰肆獻裸裸當

朝踐用兩獻尊名曰獻酌則獻尊酌鬱齊又何疑

瓚如盤其

柄圭尺有二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龍頭鼻口有流  
前注蓋用以行酒尊以酌之瓚以行之爵以獻之六彛  
陳而不行二  
瓚行而不獻一說修猶洊士虞記明齊洊酒言以明水

洊之貴新之義修當作洊內則注秦人洊曰洊洊與滌

古音通說文皆從水以修條得聲條狼氏條讀為滌滌

本音條故不言誤帝牛在滌滌謂之搜

通作趨趨者匿養牢中

故

注云搜除是滌讀為搜矣漢周亞夫封條侯功臣表作

修師古曰修讀為條是修條通而滌滌亦通也秦人曰

滌齊人曰滌儀禮曰搜三者音義同酌以尊獻以爵司

尊彝及鬯人不言爵但言尊集韻卣或作脩康成讀修

為卣者以此禮器賤者獻以散特牲利洗散獻於尸則

散似爵名康成以為漆尊亦必有本矣圭瓚以行酒王

制注云鬯爵或未之前聞周有獻尊又有獻豆摩莎疏  
刻兩義相無犧獻同聲齊人之語不其然乎祭義言朝  
事覲蕭光以報氣饋食加鬱鬯以報魄則知鬱齊不獨  
用之於裸也且云覲以俠甒加以鬱鬯俠甒謂兩甒即  
朝踐之兩大尊明大尊亦和鬱矣大射禮尊于大侯之  
乏東北兩壺獻酒獻酒者鬱齊也祭侯以鬱神之然則  
神尊皆酌鬱歟鄭司農云鬱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  
許叔重亦云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為鬱其文從

鬯多其飾也明鬯皆和鬱而巖為飲器中有鬯酒又以  
持之則鬯巖非圭瓚明矣周語鬱人薦鬯犧人薦醴蓋  
陳之為犧尊和之為犧酌薦之為犧人王即齋宮裸鬯  
饗醴以自香潔然則犧人即鬯人不和鬱者皆凡酒也  
應劭曰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煑以合釀黑黍或說今鬱  
金香漢郊祀歌一章曰尊桂酒賓八鄉晉灼曰尊大尊  
也元帝時太宰丞李元記曰以水漬桂為大尊酒其十  
二章曰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百華之末也以  
之雜酒故香且美說苑曰天子以鬯為贄鬯者香草之  
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然則鬯者合釀百  
草之華以祀天祭地  
非獨用之宗廟也



禮說卷六